

中国旅游文学新论

周振甫题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国旅游文学新论

刘德谦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关家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旅游文学新论/刘德谦著.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7

ISBN 7-5032-1472-4

I. 中… II. 刘… III. 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8599 号

中国旅游文学新论

刘德谦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内大街甲 9 号 100740)

北京市平谷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5 字数：100 千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

定价：12.50 元

ISBN 7-5032-1472-4/I·68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7)
群书中先秦旅游活动绎释	(9)
我国最早的游记著作	(28)
悠悠旅游史 炳炳游记存	
——《周王游行记》的发现及内容	(30)
《古代文学典籍〈穆天子传〉》的一点补正	(34)
《山海经图》辨	(41)
《山海经》与旅行	(44)
秦汉“游观”剖视	(48)

《史记》张骞“凿空”解原	(63)
《史记》西域“弱水”臆说	(67)
“心意怀游豫”：自觉的旅游意识	
——曹操《步出夏门行》新解新证及其他	(74)
“游观”补释与自驳	(83)
试论“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86)
《水经注》中著名的三峡描写之作者错讹探索	(100)
浅论《文选》的旅游文学视野	(109)
“诗中有画”的贫困	(125)
后记	(131)

序 一

臧维熙*

《中国旅游文学新论》是德谦的新著，也是他多年来潜心于旅游文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书名称为新论，意旨是很深远的，可以追溯到《周易·大畜》彖辞的“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和《礼记·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部中华民族文明史，实际上是我们自身“日新其德”的发展史。我们民族的进取精神和创造能力都体现在这“日日新，又日新”，永不停顿的革故鼎新的运动中。中国旅游文学史、中国旅游史乃至中国旅游审美思想史都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不断演变发展的，正如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所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我们的旅游文学研究工作，也自当不循老路，不囿旧说，“日新其业”。德谦新论的问世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

当代旅游文学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中国旅游业高速发展的时代环境中兴起的。在历史渊源关系上则是与传统的山水文

序文撰写人臧维熙教授，系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会长。

——本书作者注

学研究发展密切相关的。它的研究空间比山水文学研究更为广阔,涉及的学科领域也更为广泛,而且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许多方面需要从零做起,或者从旅游的角度给予新的解释、评价。德谦用力最勤的是先秦汉魏六朝,研究思路是准备沿着中国旅游文学史、中国旅游史的线索展开。对旅游文学源头、《山海经》、《周王游行记》(《穆天子传》)、先秦旅游诗、先秦旅游活动、秦汉旅游观、汉魏之际旅游意识、晋宋间老庄思想与山水、谢灵运、《水经注》、《文选》等都作过深入探讨,尤其在先秦旅游文学、旅游史研究上更有开拓之功。在这方面,过去是很少进行研究的。有些论者对先秦旅游文学作品视而不见,我国早期的旅游文学变成了一片空白;有些间或涉及先秦旅游,也是语焉不详,若明若暗。德谦敏锐地觉察到这种状况,意识到不弄清中国旅游文学和旅游活动的最初面目,很难进行宏观审视和总体把握,无法脉述其源流,中国旅游文学史、旅游史也无从谈起了。因此他早在十年以前就开始了旅游文学、旅游史的研究,确切地指出了《诗经》、《楚辞》中的旅游之作,并从旅游活动的角度作了类别的区分,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十五国风中的《柏舟》、《泉水》、《竹竿》、《蓀兮》、《淇奥》、《驺虞》、《宛丘》、《东山》,小雅中的《采薇》、《车攻》、《吉日》、《鹤鸣》,大雅中的《灵台》,周颂中的《般》等,都属于旅游文学范畴。其中对《般》的题意诠释,汉儒已明言为写周王巡狩四岳河海之乐,宋人苏辙更进一步训“般”为“游”。我们将其判为登山旅游诗当不为无据,重要的是与诗的内容吻合。德谦以《车攻》、《吉日》为狩猎旅游诗,并以《石鼓文》参证;以《淇奥》为民间春游诗,并参以《论语》“暮春”之游;以《泉水》、《竹竿》、《柏舟》和屈原《远游》、《涉

江》为泻忧出游之作，可谓新意迭出，皆真知灼见。

对于先秦旅游散文的研究，德谦博览了诸子著作和《左传》、《国语》等典籍中的有关记叙，而重点是《周王游行记》和《山海经》。他的研究特点侧重于作品年代、性质、内容等问题的考证、辨析，不去作通常性的文学分析。《周王游行记》在先秦古籍中，是一部不与众类的书，对研究古代神话传说、文化习俗、地方物产、地理交通等具有重要价值。但更重要的，它是我国第一部游记。自汲冢盗发出土之后，对其性质的认定，《隋书·经籍志》列为“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的起居注类之首，《四库全书总目》则以其“恍惚无徵”而列为小说家类。但就内容而论，记述周穆王西游之事，是有史实依据的。书中虽带有神话传说成分，但并不影响其游记性质，穆王所游历的山川、城邦是可以考证的，并非考之失实，稽之或非。德谦称引了晋人王隐的意见，确认它是我国最古老的游记，周穆王是先秦时期最突出的旅行家。至于书名，则本王隐“《周王游行》五卷”之说，称为《周王游行记》。既言之有据，亦刻意求新，确有独到之处。

为清晰地勾绘出先秦旅游活动的轮廓，必须放开视野，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苦心搜求，做大量的看似琐细实为重要的基础工作，这对于写好中国旅游史、中国旅游文学史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在这方面，人们做过的工作确实太少，或如德谦所说是处于“滞后状态”。有鉴于此，他进行了先秦旅游活动的分类工作，绎释出巡游、游畋、观光、游娱、托志、泻忧和伴随等七种类型。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斟酌，使之更臻完善，但基本框架已经构造出来，以简驭繁，先秦旅游活动的总体图景能够了然在目了。此类文章实不多见，在我的记忆中大概仅此

一篇。其中不少处考辨原委，条分缕析，甚为详尽。如所列“观光”一类，在寻绎中先探究其《易经》语源，再征引《左传》、《史记》季札观乐于鲁、《国语》、《左传》鲁庄观社于齐的实例，最后说明“观光”古今词义演变，由专指参观考察旅游的特称概念扩展为现代与“旅游”词义相同的全称概念，颇有原始要终，钩深致远之为。

秦汉时期的旅游活动，在观念、内容、形式和地域空间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出现了秦始皇、汉武帝多次大规模的旅游活动。这在中国旅游史上是很少见的。他们所留下的文物古迹，不仅成为品位极高的人文旅游资源，而且为历代文人墨客提供了吟咏摹写的内容，创作出大量的旅游文学作品。今天泰山之所以能享有如此高的声誉，不能不说与秦皇汉武有很大关系。过去对秦始皇的五次出游，论者多以为其主要目的在于“以示强威，服海内”；而德谦认为“主要还是个人的观光旅游”。这个说法，一反前人所论，是一个全新的观点。立论的根据，一是《琅琊刻石》的“事已大毕，乃临于海”；二是李斯《狱中上二世书》的“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三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这三条证据应该说切中肯綮，相当有说服力的。秦始皇五次巡游天下，曾七次刻石，其中《之罘东观刻石》的游观之意也相当显豁。“维廿九年，皇帝春游，鉴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了了数语，极形象，极明了。那情景与现代旅游的泰山日观峰观日出似乎没有多大差别，都是以观赏朝阳喷薄而出的壮丽景色为主要目的的。关于他的琅琊之游，《括地志》云：“始皇立层台于山上，谓之琅琊台，孤立众山之上，秦王乐之，留三月，立石山上，颂秦德也。”这种筑造有楼

阁的重台而游憩其中的旅游生活，是上古帝王旅游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主要目的在于个人游观的满足。甚至后来汉魏之筑台也多为游观之乐，可见其风习相传之远。

德谦治学，长于考据，且辞锋锐利，思辨色彩甚浓。每每于人不经意处，探骊得珠，多所发明；或于古籍中钩玄提要，张明其说，生发新义；或批驳谬论，探究真蕴，还其原始。熟读之后，多有会心处，诚然“于我心有戚戚焉”。他的《山海经》非旅行指南说、《山海经图》非导游图说，《周王游行记》为现知我国最早游记著作说，《穆天子传》最早作为文学研究为国人而非日人说，司马相如作赋“模山范水”说，《史记·大宛传》“弱水”即“死海”说与张骞之“凿空”为“开通”国家往来说，张衡《南都赋》“游观之好”为东汉民间旅游盛况说，曹操《步出夏门行》“艳”中之“临观”为“临碣石观沧海”等说，谢灵运非旅游文学鼻祖说，《文心雕龙·明诗》“山水方滋”之“滋”意为“增益”说，《水经注·江水》系引用抄变盛弘之《荆州记》说，《文选》所列“游览”、“行旅”诗为旅游文学首次标目分类说，……等等，不胜枚举，似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

一部新论，有创获如此，足可以传之久远了。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斯亦不朽矣！

德谦有谦和之美德，与我相交相知于旅游文学与文化研究事业中，为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文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于中国旅游文学与文化研究贡献尤多。

现在，我们在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征途中，正朝着世界旅游大国的目标迈进，因而就更需要加强旅游文学研究，推进旅游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相信德谦将会继续“日新其业”，再造

辉煌。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序 二 （自序）

我答应到北京旅游学院讲授旅游文学，是1980年的事。由于生性偏于实在，如果此前对于这一教学内容没有一点体会的话，我是不敢贸然同意的。原单位不放，学院等了我两年。1982年调动成功，到今天，已在北京旅游学院足足工作了十三个年头。

1982年，到了学院才知道，在这所小规模的大学里，汉语文学专业的教师是不可能单科专任的，尤其当时还是学院的初创期，于是我担起了汉语文学方面好几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不巧的是，1987年又让我兼任了《旅游学刊》的常务副主编。“干什么，吆喝什么。”形势逼着人不得不认真研究中国旅游业的现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旅游科学。因而对于自己原所偏好的学科，在时间的分配上也就大大地怠慢了；但对于自己的原有爱好，那感情却从来没有减弱过。只要能挤一点时间，就读，就

思考，加之旅游文学的教学任务和教材建设的需要，这十几年也就辛辛苦苦攒下了一些旅游文学方面的文章。

近些年，朋友们无数次地建议和鼓励，让我把平素有关旅游文学的论文汇为一本文集；推托多次，但美意感怀。因为刊物的工作总是周而复始，今年才决定咬咬牙，答应了下来，也就只好把原已十分紧张的时间挤得再紧一些。经过一番整理和选择，于是便有了这本自选论文集——《中国旅游文学新论》。

这一集子能够出版，还要感谢中国旅游出版社几位领导和热心的编辑同志们，是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加速了这一文集的面世。

是为序。

刘德谦

1995年8月



群书中先秦旅游活动绎释

—

现在人们论及先秦旅游史时，大多认为先秦的旅游活动只是这三方面的内容：天子巡游，商务旅行，政治旅行。连曾经通行的大学教材《旅游概论》，也是如此认识。^①

显而易见，上面所列的三项活动中，除天子的巡游的确具

* 本文初稿写于1985年，次年曾内部发表；此修改稿正式发表于《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发表时文前曾冠有中文摘要和关键词，文后并附有文题及摘要等的英译。为与本文集所收各文格式大体一致，这里姑将中文摘要改为脚注，其余则全悉删略。摘要：面对浩如烟海的我国古代文献，我们必须正视此前在中国旅游文学和中国旅游史研究方面的某种滞后状态；本文是以旅游活动为论题而对众多的古代文献所作的再研究。研究证明，我国先秦时期的旅游活动不仅以不同名称存在着各种类型，而且还极大地吸引着古代不同阶层人士广泛参与。笔者希望这一颇具开拓意义的探索，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目前此一研究的严重不足。

有双重目的外，其余两项却都是旅游目的之外的一般旅行。如果说后两项活动中有时也含有旅游因素的话，那么这因素只是其他功利目的的附属，如从美学角度来分析，即金钱和权势的功利目的远远大于审美的目的，因而也就不能说是独立的旅游。

尽管今天现代汉语中，“旅游”“旅行”两词有时也可以大体通用，然而严格地说，二者却又大有区别。旅行所指的，是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在空间上从甲地到乙地的行进过程；而旅游所指的，却是以游览等活动为主要目的所作的旅行。应该承认，如果将“旅行”和“游览”一并使用，则“旅行”便是“旅游”的一部分（行进部分）；但二者在严格意义上的区别，却不容忽视。仅从“旅游”一词在汉语中又称“观光”这一点（日语亦用“观光”二字），也可看出旅游与旅行的区别。“观光”一词的使用，正好突出了旅游自身所具有的特定目的。

大概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正是因为人们已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述及旅游史时，有的论述者才故意将“旅游”“旅行”二者合并在一起，以期用已知的旅行史料来填补旅游史料缺乏的空白；而于早期旅游活动，有的甚至无一史料可据，于是只好单提旅行不提旅游。^{*}

二

现代旅游业，是一门极为年轻的产业，它的发达是近世才

* 为了便于讨论，本文第一部分在提及“旅游”和“旅行”时，涉及的只是现代汉语的这两个词语在人类生活中所包含内容的差异，并不涉及在某种特定环境中“旅行”一词又可指称旅游的那一侧面，自然更未深入在先秦或秦汉时的用语讨论。特此说明。

有的事；然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却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以致不回溯探索就难以有个真切的认识。

应该承认，人类早在自己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尝有了生活的欢乐，在社会的发展中，原始艺术和人类的审美趣味也同样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伴随着采集、渔猎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在迁徙、游牧和物产交换的旅途里，人们更从自然环境和人文圈的变化中享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欢乐；而对故土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又促成了人类早期的一种逆向的旅行，这旧忆的重温，又使人们的心灵感受到一种和谐的安适。作为人类的一项实践活动，不附属于其他任何功利目的的旅游，也就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

我中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留传至今的文献古籍不仅浩如烟海，且人们对其所做的研究也成果辉煌。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我们所做的研究中，对有关旅游的研究也实在太晚了一些，对旅游文学的研究更是尤其滞后，在不少的相关论著中，我国早期的旅游文学几乎是一片空白，以致在大学的教材中也才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误会。

本文这里想做的“绎释”，便是以旅游活动为论题而对众多古代文献的一次再研究。

前已说到，人们的旅行，其实是为了到达某一目的地所凭借的方式；而旅游呢，才是通过旅行来实现游览等目的的实践。因此，动机和目的，便成了研究者识别旅游及用来对旅游进行类别分析的依据。如果我们也对我国早期的旅游实践作一个心理动机的分析，那么先秦时期的旅游活动便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类型：

1. 巡游。

巡游又可分为天子的巡狩和诸侯的巡行。“巡狩”亦可写作“巡守”，它是古代帝王的出游活动，是帝王离开国都到境内各诸侯领地进行巡视。如从表面来看，巡狩的确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目的旅行，孟子引述春秋时晏婴的传统解释是：“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②意思是天子到诸侯的国家去叫巡狩，巡狩就是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另一方面，诸侯也可以去朝天子，诸侯去朝见天子叫述职，述职就是报告他职责内的工作。作为汉章帝时讲解五经同异的成果，后来《白虎通义》总结的含意就更神圣：“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牧也，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此，幽隐自不得，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计时月，皆为民也。”^③

如据《史记·五帝本纪》等所保存的远古传说，则黄帝、颛顼、虞舜等都曾有过多次巡狩。《史记》所记，其根据何处，已无一细考的必要，然司马迁自有所本，却是无庸置疑的。如舜的巡狩，今就可同时见于《尚书》：“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礼。……五岁一巡狩。”^④如据历史地理学者对《史记》等的诠释，黄帝足迹所至该是东到东海，西到崆峒，南到长江，北到今河北怀来的地方；颛顼所至，较黄帝为远，如应之以后世地名，则东至海中岛屿，南至交州，西至陇西，北至幽州；关于舜巡狩的记载，因为侧重于柴祭山川的活动，故所记足迹至处便是东南西北的四岳，如参照《史记·封禅书》的记载，自当还有五岳里的中岳。

对古代君王巡游的记载，古代史料比比皆是，所记内容更